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Arthur Miller

PRESENCE

存在

[美]阿瑟·米勒 著 林斌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存在

[美]阿瑟·米勒 著 林斌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5925

Arthur Miller

PRESENCE

Copyright © 2007, The Arthur Miller Literary and Dramatic Property Trus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存在/(美)阿瑟·米勒著;林斌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短经典)

ISBN 978-7-02-012680-4

I. ①存… II. ①阿… ②林…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1991 号

总 策 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欧雪勤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91 千字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5.125
版 次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680-4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阿瑟·米勒（1915—2005），美国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被誉为“美国戏剧的良心”。他与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一起统领了二十世纪的美国百老汇舞台，同时也真正将美国戏剧推向整个世界。他著有多部剧作，其中包括赢得国际声誉的《推销员之死》和《炼狱》（又译《萨勒姆的女巫》）。他曾被授予托尼奖、普利策奖、纽约戏剧评论奖以及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

与戏剧上取得的成就相比，阿瑟·米勒的小说创作多半不为人所知，然而小说创作几乎贯穿了他的写作生涯始终，如长篇小说《焦点》、中篇小说《不合时宜的人》、短篇小说集《我不再需要你》《平凡女孩的一生》等。这些作品也深受好评，体现出深刻的洞察力、强烈的人文精神，而这正是他最伟大的剧作的标志性特征。

《存在》出版于2007年，是米勒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批短篇小说的合集，这六篇小说最初分别刊载于《纽约客》《哈珀斯》《绅士》等刊物。和他以前的小说集一样，《存在》呈现了一组被某些难以言传的因素所改变的人物形象，其中既有青春期的少年，也有已到暮年的老人，令人难以忘怀。同时，它也展示了一位已近暮年、但仍处于创作盛年的艺术家的自信和敏锐。

短经典·第五辑

《乡下的葬礼》

〔爱尔兰〕约翰·麦加恩 著 科尔姆·托宾 选编 张芸 译

《魔桶》

〔美国〕伯纳德·马拉默德 著 吕俊 译

《令人反感的幸福》

〔阿根廷〕吉列尔莫·马丁内斯 著 施杰 译

《爸爸》

〔法国〕瓦西利斯·亚历克萨基斯 著 刘璐 译

《七个来自远方的故事》

〔法国〕让·克利斯托夫·吕芬 著 胡逸佳 译

《安魂曲》

〔意大利〕安东尼奥·塔布齐 著 汤荻 译

《沉吟》

〔西班牙〕梅尔塞·罗多雷达 著 元柳 译

《大象》

〔波兰〕斯沃瓦米尔·姆罗热克 著 茅银辉 易丽君 译

《存在》

〔美国〕阿瑟·米勒 著 林斌 译

《你的一举一动》

〔澳大利亚〕大卫·马洛夫 著 王光林 译

《隐居》

〔肯尼亚〕恩古吉·瓦·提安哥 著 李坤若楠 蔡临祥 译

《倾诉》

〔爱尔兰〕伊芙琳·康伦 著 张琼 译

总策划：黄育海
责任编辑：朱卫净 欧雪勤
装帧设计：张志全

全国各大新华书店有售
99网上书城有售 (www.99read.com)
天猫商城：九久图书专营店有售 (http://jiujiuts.tmall.cn)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目 录

001	斗牛犬
013	演出
038	海狸
048	裸体手稿
079	松脂蒸馏器
138	存在
146	生存伦理的探寻之旅（译后记）

斗牛犬

他在报纸上看见这样一条小广告：“黑色斑点斗牛犬幼崽，三美元一只。”帮人粉刷房子他赚了差不多十美元，还没存进银行，可他们还从来没在家里养过狗呢。当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盘桓时，他父亲长时间午睡未醒，母亲正在打桥牌；他问她可不可以，她心不在焉地耸耸肩，扔出了一张牌。他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想要做个决定，心里渐渐生出一种紧迫感，他必须抢在别人前面买下那小狗。他心目中已经有了属于他的那特定的小狗——那是他的小狗，这一点小狗也知道。他不清楚黑色斑点斗牛犬长得什么样子，但这名字听起来很酷、很棒。而且他有这三美元，不过，他父亲又一次破产了，在他们如此缺钱的情况下，他又很不情愿花掉这笔钱。那条小广告没提一共有几只小狗。也许只有两三只，这会儿可能已经被人买走了。

地址是谢默霍恩大街，他从未听说过。他打电话过去，一个声音沙哑的女人告诉他如何去那里，该乘什么车。他从米德伍德区出发，坐卡尔弗高架线，因此要在教堂大道转车。他把这些都写了下来，再全部读给她听。谢天谢地，她那些小狗还没卖出去。路上花了一个多小时，但这天是星期日，火车上几乎空无一人，微风从敞开的木框车窗里吹进来，车厢里比街道上凉爽。他

能看见下面的空地上有几个意大利老妇人，头上裹着红色的印度花绸巾，弯着腰采摘蒲公英放在围裙里。他同学中的意大利朋友说，蒲公英可以酿酒，拌沙拉。他曾经尝试吃过一回，那是他在自家附近的空地上打棒球左外野的时候，可它像泪水一样又苦又咸。这列旧木火车上几乎没有乘客，在这个炎热的下午摇摇晃晃地前行，咣当咣当地发出轻微响动。在经过一个街区上方时，他看见男人们站在车道上洗车，就好像汽车是一头头热坏了的大象。浮尘在空气里欢快地穿行着。

谢默霍恩大街一带让他感到有些意外，跟他在米德伍德区的家完全不同。这里的房子是褐色砂石建成的，一点儿也不像他家所在街区的那些楔形板制房子，后者才刚建成几年，最早也不过是在二十年代。就连人行道都看起来很古老，铺的是大块的方块石头而不是水泥，小草从石头缝里长出来。他能看得出犹太人不住在这里，也许是因为周围如此安静，死气沉沉的，没有一个人坐在外面享受阳光。许多扇窗户大敞四开，面无表情的人们撑着臂肘，朝外凝视，猫儿们伸展肢体躺在一些窗台上，不少女人只穿胸罩，男人们则穿着内衣，大家都在乘凉。汗水在他的背上缓慢地流淌着，不仅是因为天气炎热，而且是因为他现在意识到只有他一个人想要养狗，他父母没有表态，他哥哥说：“把你仅有的几块钱花在一只小狗身上，你疯了吗？谁知道它有没有用呢？而且你打算拿什么来喂它呀？”他觉得可以喂它骨头，可他那总能明辨事理的哥哥大声喊道：“骨头！它们还没长牙呢！”嗯，或许汤汤水水就行，他小声咕哝道。“汤水！你要喂小狗汤水？”他猛然发现自己已经到了那个地址。他站在那里，感觉心里很没

底，他知道这件事压根就是一个错误，就像是他做的一个梦或是撒的一个谎，他竟然还傻乎乎地试图为它的真实性进行辩护。他心跳加快，感到自己脸涨得通红，又继续向前走了大约半条街。街上只有他一个人，有几扇窗子里的人们看着他在空旷的大街上行走。可是，已经跑出来这么远了，他怎么能回头呢？他似乎已经出门旅行几个星期或者一年了。现在要两手空空地回去坐地铁吗？或许他至少应该看一眼那只小狗，如果那个女人让他看的话。他在《知识全书》^①里查过，那里有整整两页的狗类图片，其中有一只前腿弯曲、下牙暴突的白色英国斗牛犬，一只黑白毛色的波士顿斗牛犬，一只长鼻子美洲喇叭狗，可就是没有斑点狗。说到底，他其实只知道斑点斗牛犬售价三美元。不过，他至少得看它一眼吧，他的那只小狗，于是他沿着那条街走回去，按照那个女人先前告诉他的做法，按响了地下室的门铃。铃声大作，把他吓了一跳，但他觉得要是自己跑掉，而她出来时刚好看见他，那就更尴尬了，所以就站在那里，汗水淌过了嘴唇。

门廊下的一扇内门打开了，一个女人走出来，透过大门上生锈的铁栅栏看着他。她身穿一件类似睡袍的浅粉色丝绸罩衫，一只手拢起衣襟，长长的黑发一直垂到肩头。他不敢直视她的脸，所以无法准确地描述她的长相，但是，就在她站在她家紧闭的大门后面时，他能够感觉到她很紧张。他觉得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敲响她家的门铃，便赶快问她是不是在报纸上登了广告。嗯！

^① 英国作家阿瑟·密主编的《儿童各种学科全书》，美国版称为《知识全书》。

她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她打开门闩，拉开了门。她的个子比他矮，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味，像是牛奶和陈腐气息的混合物。他跟着她走进了公寓，里面光线很暗，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楚，但是能听见小狗在高声叫唤。她不得不大声地问他住在哪里，年纪有多大，当他告诉她十三岁时，她用一只手捂住嘴巴，说他这个年龄个子非常高了，可他不明白这为什么似乎让她有些难为情，也许她先前以为他有十五岁了，人们有时会这么认为。他跟着她进了厨房，厨房在公寓的后部，他从阳光下走出来有几分钟了，终于能够看清楚周围的环境了。三只小狗和它们的妈妈在一个大纸板箱里，箱子边缘参差不齐地截下去一段。母狗坐在那里，仰头看着他，尾巴缓慢地前后摇摆。他觉得它不像一只斗牛犬，但他不敢这么说。它不过是一只浑身长着黑色斑点和零散条纹的棕色狗，小狗们也一样。他确实很喜欢它们那下垂的小耳朵，但他对那个女人说，他想看看这些小狗，但还没拿定主意呢。他其实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于是，为了使自己显得并不是不欣赏这些小狗，他问她是否介意他抱起一只来。她说没问题，把手伸进纸板箱里，拎出两只狗崽，放在蓝色的油毡地上。它们看起来不像他见过的任何斗牛犬，可他不好意思对她讲他其实不太想买。她抱起一只，说“瞧吧”，把它放在了他的腿上。

他还从来没有抱过狗，害怕它滑落下去，便用双臂轻轻抱住。它贴在他的皮肤上热热的、软乎乎的，让他感到一阵激动，却又有点恶心。它长着小小纽扣般的灰色眼睛。《知识全书》上没有一张这种狗的图片，他心里忐忑不安。真正的斗牛犬是强悍而危险的，可这些只不过是普通的棕色狗而已。他坐在铺着绿色软

垫的椅子的一只扶手上，腿上趴着那只小狗，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时，那个女人已在他身边坐下，他觉得她好像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头发，可他不能确定，因为他的头发很茂密。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他却越来越不知所措了。然后，她问他要不要喝点水，他说要，她走到水龙头那里去接水，他便趁机站起身来，把小狗放回箱子里。她端着水杯回来了，他把它接过来时，她松开了长袍，露出形似半只气球的乳房，还说她没法相信他只有十三岁。他一口气把水喝下去，正要把水杯递还给她，她却突然抱住他的头亲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何故，他先前无法直视她的脸，此刻当他试图去看时，却看不清楚，只见一片模糊，还有头发。她把手伸下去，他的双腿后面开始痉挛。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最后几乎就像他那次在试图拧下一只破裂的灯泡时碰到接口处的触电感觉。他记不得自己是如何倒在地毯上的——感觉就像一道瀑布兜头浇下来。他记得进入了她的炙热身体，头部咚咚地撞击着长沙发椅的椅子腿。当他意识到她没收他那三美元时，已经快要到教堂大道了，他得在这里转乘卡尔弗高架铁，他的腿上放着那个小纸板箱，里面装着一只汪汪轻吠的小狗，而他记不得自己几时同意要它来着。纸板箱上的指甲刮痕令他后脊背一阵阵发凉。这时，他记起来了，那个女人在箱子顶上切开了两个洞，小狗不断地把鼻子从里面探出来。

他解开绳子，小狗拱上来，汪汪地叫着爬出了箱子，他母亲跳起来，向后退去。“它要做什么？”她大声喊道，双手在空中挥舞，好像马上就要遭到袭击似的。他到现在已经不害怕那只小狗了，他把它抱在怀里，任由它舔他的脸颊，母亲见此情景，情

绪平静了一点。“它饿不饿呀？”她问道。他把小狗重新放回地板上，她就站在那里，嘴巴微张，一副警觉的样子。他说小狗可能饿了，可他觉得它的小牙虽然像大头针一样尖利，但它只能吃些软食。她拿出一些软质奶酪，在地板上放了一小片，可小狗只是嗅了嗅，然后撒了一泡尿。“我的天哪！”她叫起来，连忙拿来一张报纸揩干净。在她那样弯下腰的时候，他想起了那个女人的灼热身体，羞愧地摇了摇头。突然，他想起了她的名字——露西尔——他们躺在地板上时她告诉过他。就在他要进入她的身体时，她睁开双眼说：“我的名字叫露西尔。”母亲取出前一天晚上吃剩的一碗面条来，放在地板上。小狗举起小爪子，把碗侧翻过去，碗底的鸡汤洒了一些出来。它开始如饥似渴地舔起地毯来。“它喜欢吃鸡汤！”母亲欢快地叫道，马上断定它很可能喜欢吃鸡蛋，于是便开始烧水。不知怎的，小狗知道自己应该跟的是她，就在她的身后走来走去，从炉子走到冰箱。“它跟着我呢！”母亲说着，开心地大笑起来。

第二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在五金店停了一下，花上七十五美分买了一只狗项圈，施韦克尔特先生加送了一条晾衣绳做拴狗绳。每天晚上，将要入睡的时候，他都会回想起露西尔，就像从一只隐秘的百宝箱里取出什么似的，他在想自己敢不敢给她打电话，敢不敢再去找她呢？他给那只小狗取名叫做路宝^①，它好像每天都会明显地长大一截，尽管它还是没有要长成斗牛犬的

① 此为音译，该词有“浪子”之意，但作为狗名不太贴切。

迹象。男孩的父亲认为路宝应该待在地窖里，可它在那下面十分孤独，不停地狂吠。“它想妈妈了。”母亲说，于是男孩每天晚上先是把它送下去，让它躺在一只旧洗衣桶里的破布条上，等它叫够了，男孩就被允许带它上来，让它在厨房里的一些破布条上睡下，大家都为这份安宁感到庆幸。母亲试图在他们住的这条安静街道上遛狗，可小狗总是把绳子缠到她脚腕上，由于担心会伤着它，她只好随着它忽左忽右地跑，累得筋疲力尽。这种情况并不总会发生，但是有很多次，男孩看着路宝，心里想着露西尔，几乎还能感受到那份燥热。他会坐在门廊的台阶上，抚摸着小狗想她，想着她的大腿内侧。他还是无法想象她的面孔，只能记起她的黑色长发和结实脖颈。

有一天，母亲烤了一个巧克力蛋糕，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晾凉。它至少有八英寸厚，他知道一定很好吃。那时，他很爱画画，画的是一些勺子和叉子，或是香烟包装盒，偶尔也画母亲那只绘有龙图案的中式花瓶，还有任何形状有趣的东西。于是，他把那个蛋糕放在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上，画了一会儿画，然后站起身来，到外面去做点什么，摆弄一下去年秋天种下的郁金香，它们才刚发芽吐蕊。接下来，他决定去找去年夏天不知错放在哪里的一只几乎全新的垒球，他可以肯定，或者说相当肯定，它就在地窖里的一个纸板箱里。他其实从未翻过箱底，因为他总是中途找到他忘记自己放在那里的其他物件，从而分了神。他正要从后门廊下面的室外入口下地窖去，却忽然注意到自己两年前种下的那棵梨树，一条嫩枝上隐约冒出了一个花骨朵。他很惊讶，同时也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这树是他花了三十五美分在

宫廷街买的，另外还花三十美分买了一棵苹果树，种在大约七英尺开外的地方，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在它们中间挂上一张吊床。它们仍旧细小而稚嫩，可也许明年就能长成。他总喜欢盯着这两棵树看，因为是他亲自种的，他莫名其妙地感觉它们知道他在看自己，甚至会对他的目光做出回应。后院的尽头是一道十英尺长的木栅栏，围住了伊拉兹马斯球场，周末有些半职业和业余球队在那里打球，比如戴维之家、黑北方佬，还有萨奇·佩吉^①参加的那支球队，此人以美国最伟大的投球手之一著称，只不过他是个黑鬼，显然不能在大联赛上打球。戴维之家的球员们都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或许他们是正统派犹太教徒吧，尽管看外表不太像。越过右外场的一记超长罚球就能把球打进院子里来，现如今春天来了，天气正在转暖，他忽然想到要找找那只球。在地下室里，他找到了那只箱子，立刻惊讶地注意到他的冰刀有多锐利，记起他曾用一把老虎钳子把两只冰鞋夹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拿一块石头打磨两片刀刃了。他把一只磨损的外场员手套推到一边，他知道这副曲棍球守门员手套的另一只已经丢了，另外还有一些铅笔头、一袋蜡笔和一个拉拉绳子就会上下扇动手臂的小木头人。然后，他听见那只小狗在头顶上狂吠，但不是它平常发出的叫声——叫声持续不断，非常尖利洪亮。他跑上楼去，看见母亲正从二楼下来，走进客厅，她的睡袍飘在身后，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他能听见小狗的爪子在地毯上刮擦的

① 萨奇·佩吉（1906—1982），非洲裔美国人棒球选手，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史上曾出赛最老的球员。

声音，于是冲进厨房去。小狗正在绕着圈跑来跑去，发出尖叫声，男孩一眼看见它肚子胀得圆滚滚的。那个蛋糕在地板上，一大半已经没了。“我的蛋糕！”母亲大叫一声，捡起那只盛着残渣的盘子，高高举起，就像要躲避小狗上来抢似的，尽管它已所剩无几了。男孩试图捉住路宝，它却溜进了客厅。母亲在它身后大声喊道：“地毯呀！”路宝跑个不停，这里空间宽敞，它越跑，绕的圈越大，嘴上冒出白沫来。“叫警察来！”母亲叫道。突然，小狗侧身倒下，上气不接下气，每喘一口气便发出短促的尖叫声。由于他们以前从未养过狗，对兽医一无所知，他去查电话簿，找到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此时他不敢去碰路宝，因为手一伸过去，小狗就要咬它，它的嘴上吐着白沫。当厢式汽车在房前停下来时，男孩走了出去，看见一个年轻人正从车后门里取出一只小笼子。他告诉来说这狗吃下了几乎一整个蛋糕，但是那人没兴趣，走进房子，站着看了路宝一会儿。路宝发出呜呜的低鸣，可还是侧身躺着。那人抛下一张网罩住小狗，就在他要把它塞进笼子里时，它奋力站起来要跑。“你看它是什么毛病？”母亲问道，充满厌恶地向下撇着嘴角，男孩自己此刻也感受到了这种情绪。“它的毛病是吃了一个蛋糕。”那人说道。然后他把笼子搬了出去，推进厢式汽车那黑洞洞的后门里。“你打算怎么处理它？”男孩问道。“你们还要它吗？”那人厉声喝道。母亲正好站在门廊上，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我们不能留它了，”她朝这边喊道，声音里流露出恐惧和决绝，并朝年轻人走过来，“我们不懂怎么养狗。也许有知道怎么养狗的人愿意要它。”年轻人漠然地点了点头，不置可否，钻进驾驶室，开车走了。

男孩和母亲一直目送着汽车消失在拐弯处。房子里重新恢复了死寂。他不必再担心路宝会在地毯上撒尿或者啃咬家具，也不必关心它有没有水喝、需不需要吃东西。他每天放学回来和早上醒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路宝，总是担心这狗会做什么惹父母不高兴的事情。现在，一切忧虑都烟消云散了，随之而去的还有乐趣，房子里一片沉寂。

他走回到厨房桌边，试图想出一些可画的东西。一把椅子上放着一份报纸，他打开来，看见上面有一只萨克斯^①女式长筒袜，一名女子拉开睡袍展示大腿。他开始临摹它，又想起了露西尔。他心里在想，能不能打电话给她，再做一次他们做过的事呢？不过，她肯定会问起路宝，他就只能对她撒谎了。他记起她是如何把路宝搂在怀里，甚至吻它的鼻子。她其实很爱那只小狗。它已不在了，他怎么能告诉她呢？单单是坐在那里想她，他的下身就硬得像一只笄帚柄了。他突然想到一个主意，可不可以打电话给她，说他家人还想再养一只小狗给路宝做伴？可是，那他就不得不假装还留着路宝，这样就意味着要撒两次谎，有点恐怖哦。倒不是因为谎言本身，而是要记得几点：其一，他仍然养着路宝；其二，对于再养一只小狗，他是认真的；其三，最糟糕的事情是，在他从露西尔身上爬起来的时候，他不得不说，很遗憾他其实不能再养一只小狗了，因为……为什么？想到所有这些谎言，他便泄了气。然后他想象着自己再次进入她灼热的身体，感觉头都要炸开了，他忽然想到完事之后她可能会坚持让他再带

① 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